

徐一鑫

记忆有两种色彩:黑白或者斑斓。

他听到了隆隆的轰鸣声,地面颤抖着,像是挣扎的巨兽,抵抗着束缚在身上的荆棘。阳光打在四散的微尘上,化作忽明忽暗的亮点,闪烁在他的眼前。身后,是无穷无尽的灰色的钢铁森林。从中传来各色的声音,不知是喘息,抑或是讽刺。这个由无数钢筋混凝土化作的庞然大物,此刻正匍匐着,半眯着眼。不论午时的阳光是多么温暖,它仍是冰冷冰冷的,发不出一丝生气。眼前是一小块平整的黄土地,横亘着一排绿树,在那之后,原本应该传来鸡犬之声的村庄,此刻已不复存在。他的背后传来了丝丝凉意。不需要回头,亦不需眺望,这片土地终将建立起另一具巨兽的躯壳,就如同蔓延的瘟疫一样。再柔和的光线,也将无法渗透这其中一片阴沉。

于是他离开了,口袋里揣着仅剩的两枚硬币。“以后不会来了。”他这样想着,抬起头,汽车的鸣笛渐渐逼近,踏上车厢,忍不住回头,望了最后一眼,呢喃道:“不过还是怀念啊……”

于是他合上眼,世界回到了黑与白,回到了那个单调而又美妙的时光。

那段最好最单纯的时光,柔软的白云,柔软的阳光,微风吹拂着树叶,沙沙作响。灰黑色的土地自脚下向远处蔓延,罩上了目光所及的一切。那些生机勃勃的事物,虽说在时间的长河中磨去了颜色,只留下了黑与白,然而,微微弯曲的枝干,以及分明的叶脉,却为这个世界染上了不一样的芬芳。灰白色的蜻蜓在空中飞舞着,清风穿过了他的两颊,拂过他的耳畔。他忍不住迈开了双腿,一种与自然亲密无间的感觉油然而生。他的灵魂似乎在此刻自此他的躯壳之中脱离,融入了这一片天空中。白色的阳光打在他的脸上,给他一种不可言说的舒适,足底的鹅卵石传来凹凸不平的质感,刺激着他的内心,让他的蠢蠢欲动的内心愈加不可收拾。于是,在犹如黑白相片一般的旷野上,少年张开双臂,尽力奔跑着。他的额头沁出了汗水,小腿也微微酸痛。但是远处一声若有若无的鸡鸣却给了他一种莫名其妙的舒适。他觉得此刻自己仿佛置身云端,与万物共同生长……

微风阵阵。

黑白的风筝飘在空中,他惬意地仰面躺在树干上,手指顺着黑白的树皮游走着,左手枕在脑后,右手一紧一松地扯着雪白的细线。灰色的溪水流淌着,冲刷着横亘其中的光滑的鹅卵石。阳光环绕着他,抚摸着他的皮肤,覆盖了他的毛孔,骨骼中的活力被渐渐抽取,取而代之的是说不出的释然,风筝线缠在了手腕上,线头的生灵也在柔和的晨风中起伏着,就像是在微波上漂流的黑白色的小舟。他的眼皮越来越沉重,恍惚中各色的光束穿过他的眼帘,他一翻身,向下方落去……

心脏一阵剧烈的跳动,他合上的眼再次睁开。红砖绿瓦已经在远处若隐若现。遥远的记忆就像是陈列在地平线上的一抹尘埃,已然在夕阳的火红下燃烧殆尽。走下台阶,身后的城市似乎传来了一阵又一阵的轻笑,像是在嘲笑着他沉浸于过去的他。面对这一切,他所能做的只是发出一声轻叹,掏出口袋里的一粒不知多久以前的干瘪的种子,面对着渐渐西沉的夕阳,他的瞳孔像是燃烧着火焰,各色的光芒在他的眼波中流转着,荡漾着,他的面孔被镀上了一层圣洁的金色,面前的绿树在他的眼光下兴奋地颤抖着。像是得到了肯定似的,他在那颗干瘪的种子上轻轻一吻,随即毅然决然地,将它丢入了面前的黄土中。从他手中飞出的物件,在他的面前变幻着色彩,时而斑斓,时而又像古旧的胶卷一样只有黑与白。但是它没有回头,呼出胸中的浊气,他迈着大步走开了。不论是黑白的记忆,还是五彩的废墟,他明白,只要日复一日地呼唤着未来,生命终有一日会饱满。

诗二首

刘 建

奔忙

在江南的一所机械厂
我每天都要在庞大的机台前
生产各种各样的精密工件
常常我会把自己也加工成一枚粗糙的零件
加固日渐散乱的生活
车间外的香樟树一年复一年不停地绿
好像永远也不知道疲倦
有时候铝制会扎疼我的手指
让我在恍惚的梦中骤然惊醒:
爱人的脸庞从圆月上悄悄隐退
这些年,苏州、无锡、上海、南京
就像一列火车,除了短暂的停顿
我一直在途中
老家那么远,我就写一些满含泪水的诗
仿佛故乡离我的路程就可以像诗句一样短
奔波那么累,我就写一些轻盈的诗
仿佛这样就可以减轻生活的一部分重量
仿佛心里所有的苦,它都可以替我说出来

亲爱的锉刀

风劲吹,树干嶙峋如石
锉刀纹呼啸,恰似阵风掠过
工作线条,心旌摇荡,迎接自己的涅槃
亲爱的锉刀,我柔软的手掌不是温柔之乡
在工作的边缘或深入工作的内部
规格不一的锉刀,秉承的都是取舍的哲学
那些遍地挣扎的碎屑,多像我们微弱的呼吸
静静的冷,呼应沸腾的热
手握亲爱的锉刀,我的骨骼里也有了金属的元素
美丽的刀纹,带着我努力去除生活中的杂质部分



打工文学精英(60)

编者按

又是一年金榜题名时。每年暑期,都会有一些高考状元的新闻,并不为奇。近日,大家都被一条707分考上北大的寒门女孩写的《感谢贫穷》的文章刷屏了。这个女孩由衷地说了句“感谢贫穷”,却在网上引发一阵关于“贫穷”与“北大”的讨论。

寒窗苦读十余载,一朝金榜题名时。确实值得庆贺。然而,步入大学,只是新一轮学习的开始,是迎接新的挑战的起点,并非成功的终点。《论语》曰:“生而知之者上也;学而知之者次也;困而学之又其次也;困而不学,民斯为下矣。”这世上,生而知之的天才恐怕太少,想要做一个学而知之或者困而学之人,就得靠不懈的努力。因为,学无止境。

本期,刊发两篇有关苦读的文章,与一直走在学习路上的读者共飨。

对于今天考入高等院校的考生来说,最欢喜的时光,莫过于录取通知书寄达的那一刻。只不过,能与考生一起见证录取通知书到家那一刻的人,除了邮差,可能就只有考生本人和家长了。

但是在古代,寄送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,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。因为在明清两朝,不论是考中秀才还是举人,其所在州县,都要送捷报,“以红绫为旗,金书立竿以扬之”,一路上自然是街坊邻里皆知。考取秀才需要进行三级考试,县试、府试和院试,顾名思义,县试和府试在所在府县进行,院试和秀才考举人的乡试多在省城举行,这两级考试,考生不出省,考后大多返乡,自然有了喜报一说。

报喜帖子的标准格式,就如同“范进中举”里面一样,“捷报贵府老爷范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,京报连登黄甲”,范进变成了“范进”,是因为中举成了老爷,为尊者讳,不能直呼其名。那么,拿到一个“亚元”有多难呢?秋闱大考每三年才在省城考一次,正榜录取举人,第一名叫解元,第二名至第十名称“亚元”,范进考了一个三年才一次的广东全省第七名,难度丝毫不亚于今天全省高考夺魁,自然值得“二报、三报到了,挤了一屋的人,茅草棚地下都坐满了”,一般一次报子至少需要两三个人,高头大马而来,范进的小屋子当然装不下了。

虽然不是进士,但举人的录取率已经非常低,如此报喜自然能够理解。以清乾隆时期的规定,各省乡试的录取比例为:大省八十取一,中省六十取

学海无涯苦作舟

“金榜题名”之后

赵 昂

一,小省五十取一,并且这庞大的分母,还是经过三道考试选拔出来的秀才。到了进士一级,录取率则更低,唐朝时对于贡士的录取比例限定为:“上郡岁三人,中郡二人,下郡一人,有才能者无常数”,会试只是区分名次,那么,如果按照《元和郡县图》中对于各州县户籍人口的统计,数万人乃至数十万人里才出一个进士,自然不容易。

正因如此,金榜题名之后,大肆庆贺也在所难免。同期考中者会一次凑份子吃喜宴,只要不出做沾花惹草有伤风化之事,朝廷对这样的考后大放松也是默许的。从五代后唐开始,朝廷开始为这样的聚会埋单,《旧五代史》中所载,“新及第进士有闻喜宴,逐年赐钱四十万”。

在很多小说中,金榜题名的状元,经常成为皇家的乘龙快婿。但在现实中,这种情况几乎不存在,历史上有记载的状元驸马只有唐宣宗时的郑颢,成为驸马也并非金榜题名之时,而是中状元七年之后,皇帝都换了人。但是,祖父做过宰相的郑颢,一直不满意这桩婚事,把向老丈人弹劾媒人宰相白敏中作为

日后的主要工作方向,孜孜不倦(白敏中是白居易的堂弟)。

为什么状元不愿和帝王联姻?这是因为,在古代,贫寒人家难得读书机会,能支持子嗣一直考到进士者,并且是年轻考中者,大多出自书香官宦之家,为当地大族,这样的家族,可以屹立几朝不倒。但是,皇家则不然,多以马上得天下,非大姓出身,反而在婚姻市场处于劣势。当然,每年发榜,年轻的进士们,也是世家大族的女婿候选对象。毕竟,所有的进士,未来都有官做,即便不是进士,秀才和举人,在地方上也不愁出路。只要到了秀才一级,就可以田土免税,见知县不跪,对于只有钱而无功名的地方土财主来说,这正是求之不得的便利。

免税,办事和做官,这其实很大程度上,是古代学子们头悬梁的动力来源。而今天,每一个人都有参加考试的机会,考生们走进高等院校,是为了学知识。

所以,在今天,不要拿高考与科举做类比,不论是否拿到中意院校的录取通知书,请记得,这只是新一轮知识学习的开始。

读书耕田一般苦

何真宗

归。父亲听了,把正在放暑假的我和二哥叫到一起,十分无奈地说:“这些鸡,我们不养了,趁它们还没被感染,你们明天把它们挑到县城卖了吧!也许还能给你们俩凑点下学期的书学费!”父亲的决定,让我和二哥都很难过,却又无可奈何,再次体会到父亲的良苦用心,是多么的苦涩和艰难。第二天,我和二哥挑着鸡随大伯徒步赶到镇上,再坐船来到70公里外的县城。在二马路的三鸟市场,我们择地摆摊,叫卖,直到临近傍晚,100多只鸡才全部卖完。由于要在城里住宿,二哥捏着100多元零散的钱,生怕丢失或被扒窃。这时大伯给二哥一根针,一条线,让他到厕所里悄悄把钱袋子缝在内裤上,这样钱包贴身,一有动静,很容易被察觉。然而,这一晚上,我和二哥都紧盯着钱包,精神得很,没入睡。

父亲“望子成龙”,总爱给我们讲故事,“以理服人”。他说: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。”自古以来,那些博览群书,博学多识的人总是令人羡慕和敬仰的,书读得多了,气质自然也清新脱俗,命运也就不一样了。父亲的话虽然简单质朴,但道理明了。从他的话中,我能听懂父亲的梦想,就是期望我和二哥都能考

上大学,进入仕途,摆脱农民的帽子。

后来,我又在重点中学读了高中,二哥考上了县城中学。在我们读书的岁月里,大姐和二姐先后远嫁他乡,大哥也成家立业,另立门户。一下子,家里就只剩下父母两人在家操劳。父母日渐衰老,农活更加繁重,我和二哥的书学费也沉甸甸地压在二老的身上。可是一到开学,父亲却一分不少的把准备好的书学费交到我和二哥的手里,不忘笑着说一声“读书耕田一般苦!”劝我们管好学习,其他的事情啥都不用担心,每次听到父亲这一句带着笑容的话,我的心里总会难过一阵子,深知父亲口里“读书耕田一般苦”所饱含的艰辛和浓浓的爱意,鼓励我们无论生活多苦多累,都要怀揣梦想,抱紧生活,不断前行。

如今,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五年了,但他留给我们“读书耕田一般苦”的这句话,犹如一座精神富矿,我也常常用它来鼓励正在成长的儿子。他这一代,在钢筋混凝土堆砌的城市里,虽然没有耕种农田的艰辛,但也有耕耘梦想的不易,只有知道父母的良苦用心,他们才会不忘过去,面向未来,敢吃苦,敢担当,开创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

深圳,遐思和印象

欧 阳

三十年前,第一次去深圳,从北京过去要飞行三个多小时,前些日子又去了一趟,空中旅程还是三个多小时,没变化。然而,置身今天的深圳,已经无法用“变化”这样的文字来形容它,不只是外貌,还包括这座城市无形的脉动,比如文化。并且,城市依旧在蝶变的进程中,前行的步伐没有停止的迹象。

对这样的情形,不应该感到奇怪。这个有着改革开放标签意义的城市,40年来还有一个标志性的符号,那就是持续不断的巨变。说起它的变化,当然有说不完的故事,可又似乎没什么可说的——不管怎么描述,都只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点,要想覆盖一个面,就算是用文本和摄影混合的模式,得到的结果也会是苍白的:那些看得见的建筑和看不见的精神之流,甚至难以完整地映照出清晰的线条——我们无法就运动中的事物给出恰当时刻的描述。

总之,深圳的变化不知道该从何说起——无论你从任何时段、任何地表景观开始,都一定是狭隘的、片面的。

但既然要说,总得有一个开端。就从我入住的酒店开始吧。酒店就在罗湖口岸边上,拉开窗帘,平安大厦清晰可见,身形不及一半高的楼群四散延伸开来,没有边际的样子。

记得首次深圳之行就住在罗湖,期间去市政府办事,管理机构所在地也就稀疏的几幢房子,马路上也没什么车。大家嚷嚷着要看市容,人家说这就是市?

我们不太理解。怎么可能呢?普通的小镇还有万儿八千人的喧嚣,这稀稀拉拉几个人影怎么会是市?蛇口人多吗?土著说那里不是工厂就是工地,“市”就是这里了。

沟通几回后,陪同的主人明白了我们的意思,就是:市,人口是一方面,像样的商场和街道也是必不可少的,对吧?

于是就被运到了宝安,陪同人员指着旧式的两层建筑说,这就是繁华地儿。看着狭窄的街道和街边破旧的房子,再加上不入眼的商品,大家都觉得不对劲。

不是有卖香港货的市场吗?于是又被带到了中英街。见街道两边除了棚子一样的小店铺密布外,没啥像样的建筑,也不知是不是真的中英街。

号称香港货的物件不少,新奇但没什么用的东西销路不错,金饰看起来便宜些,还有廉价的电子表。

对了,参观了一下罗湖口岸,就是我现在住的繁华地带,印象里除了铁丝网和牌楼一样的关口外,如今这样的高楼大厦成型的很少,不过地面上的建筑基础却已然零星散落,先期长出来的建筑貌似像“雨后春笋”那样,“冒”得很快。这样的记忆不知道是不是被时间扭曲后的遗迹。

其实,那时候的深圳已经有了新兴城市的雏形,只是东一片、西一片的高楼还没有连成一个整体。

北京来的一行人都不太关心建筑,口岸之行勾起了去香港的念想,除脑袋瓜不灵的我,随行的哥儿几个都想去香港,结果因为证件难办,大家只好忘掉事儿,“我们去一趟不容易。”深圳人说。

现在要去香港容易多了。不需要通关证件,“想去随时都可以。”安排活动行迹的苏婷说。这是深圳户籍的人,我们这些“外来人”还是需要通行证的,只是大家似乎都没想这事儿,只有20岁出头的杨兄弟后悔没带过关的证件,错过了去香港遛弯儿的机会。

有什么好后悔的呐?遥想当初,去不了香港也没见谁后悔,众人开心地在深圳地界儿乱窜,一通胡吃海塞。

彼时深圳“移民城市”的容貌已现端倪,就算是远离“市中心”的偏僻镇区,都可以寻到各种“口味”的酒店饭馆,潮州菜、粤菜之外,川菜、鲁菜,还有尚未改造成功,我觉得有点简陋、单薄的湘菜什么的,生意都不错;外来人口众多,却还没有将顽固的味蕾整合好。

今天的深圳人,如果你不刻意去问,不知道谁还会给你解释自己其实是哪里人,第二代、甚至第三代,生于斯长于斯,然后,继续建设这座和他们一起成长的城市,继续书写他们的篇章……

深圳虽然年轻,但已经建立起自己的自信。

临离开,我在落地窗前再次近观远眺窗外的风景。远处鳞次栉比的楼群在晴空下矗立在深圳河的右岸,近处,窗外百十米网墙的左岸就是绿树成荫葱茏一片的香港——右岸也会向“绿色”进发的。



聪明人创造的机会多于碰到的机会。

赵春青 画